

中

华

锦

绣

新疆地毯

贾应逸 李文璞 张亨德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8-200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J523.3

中

华

锦

绣

新疆地毯

贾应逸 李文瑛 张亨德 著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地毯/贾应逸,李文瑛,张亨德著. —苏州: 苏州
大学出版社, 2009. 12
(中华锦绣/赵丰主编)
ISBN 978-7-81137-421-6

I. 新… II. ①贾…②李…③张… III. 地毯 - 简介 - 新
疆 IV. J5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0961 号

中 华 锦 绣 · 新 疆 地 毯

著 者 贾应逸 李文瑛 张亨德

责任编辑 赵 强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 编 215021

电 话 0512 - 67258835 67258815(传真)

网 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 640 mm × 960 mm 1/16 印张 8 字数 106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421-6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策划 吴培华

总主编 赵 丰

“中华锦绣”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吴培华 赵 丰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

于 颖	史创新	包燕丽	孙佩兰
朴文英	李寿春	吴培华	李文瑛
陈兴昌	杨文斌	郑巨欣	周 敏
赵 丰	赵 强	贺 琛	袁宣萍
贾应逸	徐 铮	戴 健	

执行编委

李寿春

总序

锦和绣是丝绸最为华丽的两种装饰技法和效果。锦用天机抛梭织出,唐人颜师古在注《急就篇》时说:“织彩为文曰锦”;绣以神针引线铺就,《周礼·考工记》曰:“五彩备谓之绣”。周代的五彩只是指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赤、青、黄、黑、白五色,而到唐人的织彩则是对丰富多彩的统称了。用多色织出或是绣成的丝绸当然是绚丽多彩、耀眼夺目的,因而,世界上凡是绚丽多彩的事物就可以用“锦绣”两字来描述了。从此以后,我们的成语中就有了锦绣大地、锦绣中华、锦绣前程、锦绣河山、锦篇绣帙、锦心绣口、铺锦列绣等等,锦绣之词,琳琅满目。

2002年,苏州大学出版社组织编著《中国丝绸通史》,在一些丝绸老专家的提议下,总编辑吴培华邀我担任主编。此书在全国的丝绸历史专家及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于2005年正式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获得了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和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大奖。此后,苏州大学出版社又提出在《中国丝绸通史》的基础上再出一套简明而轻巧的普及版,于是,我们又策划、编写了这套“中华锦绣”丛书。

如果说《中国丝绸通史》是以时间为经而写成的,从古至今,把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划分为十段,依照年代

细细叙来,那么这套“中华锦绣”则是以空间作纬,按地域分民族,针对丝绸的各种著名品种的生产历史、传统工艺、主要种类、艺术风格以及文化现象等,娓娓道来。我们选择了包括刺绣、缂丝、毡毯、印染、绫绢等不同的品种作为对象,并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专家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写成,前后分成若干辑陆续出版,首先推出的第一辑共计八个品种,分别是南京云锦、杭州像景、缂丝、吴地苏绣、贵州蜡染、新疆地毯、顾绣、浙南夹缬。

“中华锦绣”丛书和《中国丝绸通史》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中国丝绸通史》的编写中,我们是以考古发现或传世实物、历史文献和历代图像及其照片为依据的;而在“中华锦绣”丛书中,我们更为注重的是传承至今的纺织染绣的传统工艺,虽然以丝绸为主,但也包括棉、毛、麻、丝各类,虽然以汉族为主,但更注重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纺织品种。

在2008—2009年中,我们牵头将“中国蚕桑丝织技艺”成功地申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里的蚕桑丝织就是中华锦绣的同义词,就是中国纺织染绣的代表作,就是中国丝绸文明和纺织文化的象征物。由此,我们藉新编的“中华锦绣”丛书,结合已经出版的《中国丝绸通史》,一纵一横,一动一静,希望以此来构建中华文明和丝绸纺织文化的一个立体形象,达到弘扬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赵 丰

2009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新疆地毯的历史 • 1

地毯的起源 • 1

新疆地毯的重要考古发现 • 25

新疆地毯与沙漠丝绸之路 • 49

明清的新疆地毯业 • 63

近代的新疆地毯业 • 70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地毯业 • 75

第二章 新疆地毯生产工艺 • 81

前道准备工序——毛纱染色 • 82

织毯成型工序 • 88

美化完成工序 • 99

第三章 新疆地毯的图案 • 101

传统纹样的延续与发展 • 101

新疆地毯图案的主要类型 • 107

第四章 新疆地毯的应用 • 118

出口创汇 • 118

美化家居 • 119

珍品收藏 • 120

第一章

新疆地毯的历史

地毯的起源

(一) 地毯与毛织毯简说

在弄清楚什么是新疆地毯之前,有必要先谈一下新疆的毛织毯。什么是毛织毯呢?将牲畜的毛(主要是羊毛)剪下后,经过弹松,再纺捻成毛线,有的还染上各种颜色,织制成厚重的、具备铺垫等作用的毛织物,我们统称它为毛织毯。

新疆地区的毛织毯,历来种类众多,目前已知的主要有:织毛毯、织花毯、拉绒毯和栽绒毯。这些不同种类的毛织毯,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的古遗址和古墓葬中都曾发现过。下面分别作些简单介绍。

1. 织毛毯

在新疆出土的纺织品遗物中,数量最多的可能要算织毛毯。织毛毯出现的时代最早,沿用的时间最长,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维吾尔族称其为“帕拉孜”。这种织毛毯一般是用一上一下的简单平纹组织织成,经线加捻较紧,但排列较疏松;纬线一般都加捻得较松散,但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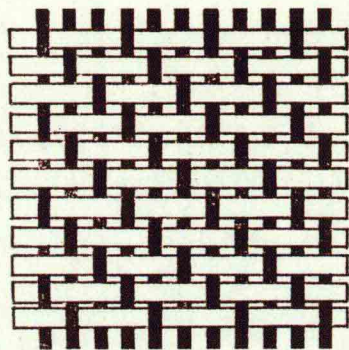


图 1-1 双面加强斜纹组织一线图

致密。有些纬线用两股毛线合并而成,因而毯面往往呈现横向凸纹。还有一种是斜纹组织,如有 $1/2$ 和 $2/1$ 的简单斜纹和 $2/2$ 双面加强斜

纹组织。

在罗布荒漠、塔里木盆地距今 3500 ~ 4000 年甚至更早的史前时期的古墓葬中就有这种织毛毯出土,古时人们常用这种毛毯包裹尸体。早期的织毛毯,大多采用未经染色的原白色和棕色羊毛线织成,虽历经数千年,至今仍牢固坚实。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吐鲁番、哈密等地发现的时间为公元前 1000 ~ 2000 年左右的铁器时代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织毛毯更为丰富,而且毛纱的色彩已不再单调,羊毛线被染成鲜艳的彩色,如红、黄、棕、蓝、绿等色,然后再通过间隔改变经、纬色线的排列,织出朴素、大方的方格、条带纹样。不过,这类织毛毯还是以素织无纹的为多。

2. 织花毯

这种毯在技术上比织毛毯要复杂些,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它不仅要求先把毛线染上颜色,还要求在编织时显现出花纹图案来。依据织物表面效果及显花技法的不同,织花毯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纬面织物,纬线以“通经断纬”技法显花;另一类是经面织物,以经线局部“挂经”显花。

第一类,纬面织物,即以纬线起花的织物。这类织花毯的组织结构多为平纹,也有个别为斜纹,均采用“通经断纬”法织出花纹。技法上还可细分为两种:

其一,几种色彩不同的纬线,各自分别与经线相交成地纹和花纹,当两种不同颜色的纬线相遇时,纬线或者相错与经线交织,或者相搭连后再与经线相交,从而使毯面不显露任何空隙。这种技法适宜织出规整的竖、横走向的几何纹饰。在罗布泊及塔里木盆地发现的时间为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古墓葬中,以“通经断纬”技法显花的毛织物屡见不鲜,纹样常见阶梯、直线、折线纹等。在罗布泊汉晋墓葬中出土的更多,如黄色地棕色山纹织花毯。采用这种方法织成的毯子,图案变化较多,花纹较清晰,色泽也较丰富。



其二,也是用“通经断纬”技法显花,它和第一种的主要区别在于“缛”。“缛”就是用小梭子把各种不同颜色的纬线分别和经线相交,当两种不同颜色的纬线相遇时,它们不像第一种那样相错或搭连,而是根据花纹图案的需要,再顺着原来的方向返回。这样,织物就沿着经线方向形成一个空隙,使毯面出现了竖直的裂缝。这种技法,在中原地区称为“挖花”,即各种不同色彩的纬线之间“若不相连”,犹如“镂刻之象”的裂缝,“承空视之”“犹如刀刻”。因此,我们常借用丝绸缛丝的定名,称之为“缛毛”。这种织物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小河墓地下层墓葬中已有发现,多用来装饰死者的斗篷、腰衣。在汉晋楼兰遗址中也有发现,被用做衣服的边饰。后来产量逐渐增多,才被当做挂毯使用。巴楚县脱库孜沙来的唐代地层中出土较多。缛毛毯的花纹图案走向自由、繁缛多变,

色泽丰富绚丽,立体感强,是一种很好的陈列装饰品。后来,这种技法渐渐东传,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人们将这种技法应用



图 1-2 营盘墓地出土的汉晋时期的立鸟纹缛毛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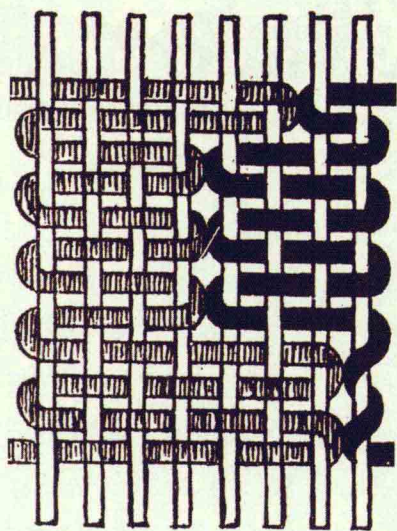


图 1-3 缛毛毯组织示意图—线图

到当地的丝绸织造中,称为“挖花”缂织,这便是唐代以来中原地区出现的缂丝技艺的起源了。

如今,这类缂毛毯在中亚特别是阿富汗一带织造、使用仍很普遍,当地称为“Kilim”,而在新疆地区已不多见,库车等地一些小作坊虽也有缂毛织物生产,但织物幅宽只有 30 厘米左右,多用来做褙褙和挎包一类的旅游纪念品。



图 1-4 现代塔吉克族由织花带拼缀的织花毯

第二类:经面织物,即以经线起花的织物。这类织物通常为幅面较窄的织花带,拼缀在一起形成织花毯。我们知道毛纱属于短纤维,这种特性决定了经过加

拈的毛线在排列时必须经疏纬密才能避免因捻缩引起的经线纠缠,所以一般毛织物多呈纬面效应或以纬线起花。但窄幅的毛织带却例外,它普遍以多色彩经表现花纹,组织有单层平纹或斜纹,也有经重平纹或斜纹。尤其是经重平纹、斜纹毛织带,在花纹局部往往增设三或四种挂经(或称“特经”),织造时依花纹需要提起所需经线,以经浮显花,不显纹的经线则沉在织物背面。在山普拉、尼雅、楼兰汉晋墓葬中都曾出土过这类毛织带,织造极为精良,多作为衣物的镶边。在新疆现代织毛毯中,这类由织花带拼缀在一起形成的织花毯也占有相当比例。人们购买成捆、成卷的毛织带,然后再根据需要拼接缝制成地毯、床毯、挂毯、墙围毯、垫毯等。

可以看出,织花毯比起条纹或方格纹的织毛毯来,无论在织制技



巧还是艺术水平上都是一大进步。

3. 拉绒毯

这也是在新疆境内发现的较早的一种毛织毯,其主要特点是先用平纹或斜纹组织织制成织毛毯,再用外力把经纬线上的绒毛搔出,使其毯面满布羊绒纤维,很像现在的毛毯,我们称其为拉绒毯。这种毯具有厚实、柔软、暖和等特点,便于铺盖和携带,因此作为毛织毯中的重要一种而被长期保留下来,直到现在还广泛地运用于毛纺织业中,这就是现在的毛毯了。

4. 栽绒毯

这是新疆毛织毯中最重要、最有特色的一种。它的织制法不同于上述几种毛织毯,它不是用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交织而成,而是用一组经线和两组纬线——交织纬和绒纬(绒头)交织而成。它的织法是先经线和交织纬织成平纹的基础组织,然后再用绒纬在经线上拴结

小型羊毛扣,这是这种毛织毯的主要特点。正如《新疆图志·实业志》中所说的“其绒植若秧,名曰‘栽绒’”,因为这种方法形似栽秧,故通常称为“栽绒毯”。



图 1-5 栽绒毯局部

由于羊毛结扣增加了毯面的厚度,因而经久耐用。一条栽绒毯往往能用百年以上,可传好几代人。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新疆地区织制栽绒毯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八世纪,新疆可以说是世界上栽绒毯的发源地之一。新疆地毯种类繁多,如果按原料来分,除以毛

经毛纬交织基础组织、用羊毛纱结扣的栽毛毯外,还有用丝毛结扣的丝毛毯和丝线结扣的丝毯,以及瓣结金银线的盘金、盘银毯。按用途来分,有拜垫毯、挂毯(壁毯)、炕毯、地毯和各种桌毯、椅垫以及鞍毯等。不过,人们还是最喜欢用这种栽绒毯铺地,因而常称之为“地毯”。栽绒毯又是畅销国内外的新疆特产,所以人们还往往冠上“新疆”二字,称之为“新疆地毯”。本书所探讨、研究的就是采用这种栽绒组织法的新疆地毯。

附带提一下关于毯和毡的区别问题。在我国古代,人们常常把毯和毡相提并论或重叠使用,这是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用途和相同的原料,即它们全用粗羊毛制成,而又均供铺垫之用。但是,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物品。毯,是编织而成的。毡,是把羊毛洗净,用开水浇烫,搓揉,使其黏合,然后铺在硬苇帘(或竹帘、茭茭草帘)或木板上擀压而成,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毡子。《说文》解释说:“捻毛也,或曰捻,执也。蹂也,蹂毛成片,故谓之毡。”《释名》说“毛相著旃旃然也”称为毡。郑锷说:“毡之为物,无经无纬,……文非织非经。”〔1〕因为毡没有经过纺捻和编织加工的过程,所以现在纺织学上统称为无纺织物。毡子的出现,应该早于任何一种毛织毯,罗布泊小河墓地距今 4000 年左右的墓葬中,曾出土了很多毡子,新疆其他地区也有不少发现。在中原地区,据文献记载,早在周王朝宫廷中就已设置了监制毡子的官吏,称为“掌皮”。

(二) 新疆——世界地毯的始源地之一

新疆,古称西域。这里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巍峨的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到处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森林。美丽富饶的额尔齐斯河、伊犁河,举世闻名的塔里木河,以及由帕米尔、喀喇昆仑和昆仑山上的积雪融化而形成的无数条河流(如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田河……)的

〔1〕《古今图书集成·考工部》卷二二二。



河谷间处处镶嵌着广阔肥美的草原。遍地的骏马,数不清的牛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我国著名的牧场。

畜牧业生产在新疆地区的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像中原地区的“农”和“桑”、“耕”和“织”是人们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一样,这里的“马”和“毡”、“畜”和“鬻”也是新疆各族人民衣、食、住、行各方面取之不尽的丰富源泉。



图 1-6 北疆大草原

新疆地区的牲畜种类众多,各种毛绒产品齐全,不仅有可供织制精细毛织品的改良羊毛和羊绒,而且还有大量的适合织

地毯的土种羊毛,诸如和田羊毛、叶城羊毛、巴楚羊毛、蒙古羊毛、哈萨克羊毛等。其中,和田羊毛和叶城羊毛中的秋白毛具有纤维粗、长而不黏合、抗压力大、富有弹性、光泽度强等特点,是编织地毯的最理想的原料。

新疆地毯(确切地说是指新疆栽绒毯)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目前还没有直接的文字资料可供查考。根据考古发现和汉文古文献的记载,以及对流行于民间的口头传说等方面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断定,至少在公元前 10 世纪前后,新疆地毯就开始萌芽了。

1.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

(1) 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新疆早期毛纺织业的发展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在辽阔的新疆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距今约一万年以前的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人

认为甚至可追溯到距今三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那时候新疆的生态环境与现在显然有别,尤其是天山以南地区,如今人迹罕至的沙漠戈壁曾经是远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天山南北的远古先民们近水而居,以狩猎、采集为生。当时的人们把美丽条纹和花斑灿烂的兽皮、葱绿的树叶以及各种野草的编织物铺在地上,白天坐、夜晚卧,外出披在上当“衣服”,抵御风寒、酷暑,这应该就是我国传说中的“衣兽皮、穿树叶”和古籍中所记载的“皮毛草蓐,无茵席之加,旃蓐之美”^[1]的情况。由于人们长期保持席地而坐或卧的习惯,因而对铺垫物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大概在距今6000年左右,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出现了人工驯养的马、牛、羊和骆驼^[2],这标志着社会生产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天山以北水草丰美的广阔牧场上,驯养的牲畜逐渐发展成畜群,出现了“随畜逐水草”的游牧部落;而在天山以南的河谷山地、荒漠草原或绿洲地带,也都有不同形式的牧业生产。畜牧业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不仅为人们储备了随时可以宰杀的肉食、鲜奶及奶制品,还为人们提供了相应的手工业原料:皮革、毛绒纤维及其纺织品,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3]。从衣兽皮、树叶,进而到自己纺捻毛线、织布缝衣的阶段,人类的衣装甚至生活中的皮毛用品都出现了一次大的飞跃。

近年来,新疆文物考古发掘的地下出土遗物表明,早在距今4000年甚至更早的时期^[4],西域已有毛绒纤维为主的纺织业,毛纺织手工业制品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1] 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

[2] 马莎·雷雯:《驯化马的起源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2期。

[3] 参考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

[4] 小河墓地下层墓葬碳十四测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土毛织物显花技法严谨娴熟,表明这一时期纺织技术已较为成熟。那么,纺织业的出现应该早于这个年代。在孔雀河三角洲一带发现的与小河墓地文化面貌相同的墓葬,碳十四测年比小河下层偏早一两百年来。

2002 ~ 2005 年在罗布荒漠、2008 年在塔克拉玛干腹地，先后发掘调查了两处文化面貌相近的距今 3500 ~ 4000 年的青铜器时代早期墓地——小河墓地和克里雅北方墓地。由两墓地丰富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出，罗布泊孔雀河流域和塔里木盆地绿洲的早期居民，很早就已开始



图 1-7 小河墓地出土斗篷
(局部纬织红色短线条，经向绣红色长线条)

始纺、染、织造毛织物。人们头戴毡帽、身披斗篷、腰围或如裙或似带的腰衣，足蹬短腰皮靴。斗篷、腰衣均为羊毛、羊绒织物，主色调为羊毛原色，染色

主要为红色。织物均为平纹结构，也见纬重平组织，成品组织平整，毛纱粗细均匀。织物采用通经断纬（纬织）、绞编、间隔改变色线以及直针绣等方法显现花

纹，纹样有条纹、阶梯纹、折线纹等。稍后，距今约 3000 年的青铜器时代晚期哈密五堡古墓中也有大量毛织品发现，这一时期毛纺织技术显著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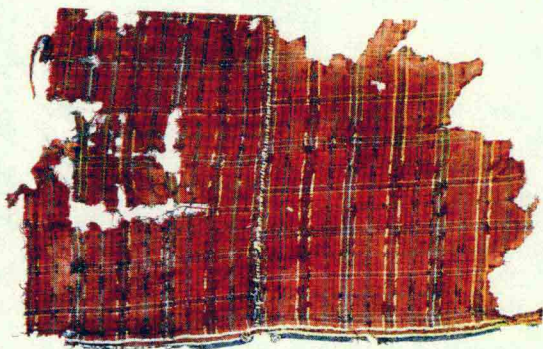


图 1-8 哈密五堡古墓出土方格纹毛布

织物组织分平纹、斜纹，纺线均匀，组织致密、精细。经线每厘米 10 根左右，纬线每厘米 50 根左右。织物的染彩极为丰富，除红色外，还有

黄、棕、蓝、绿等色。这里出土的各色格纹、条纹毛织物色彩鲜艳、纹路清晰,可以同现代机织的毛哔叽相媲美。

毛绒纤维短,须加捻纺成毛线才能织造。纺捻靠手工进行,最初是一只手拿着毛绒,另一只手扯绒成缕并加捻,捻搓一段成线即绕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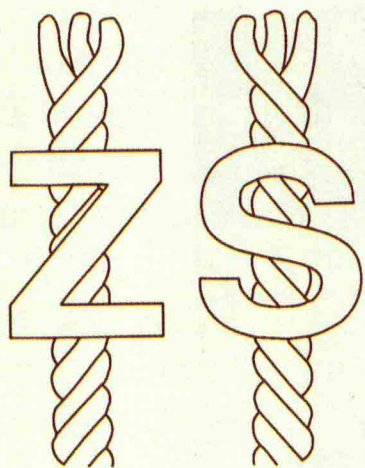


图 1-9 毛纱两种不同的捻向一线图

木纺杆(如树枝、木棒)上。后出现了吊悬式纺具,即在纺杆下端装一圆形纺轮(圆饼状,中开圆孔,穿入纺杆)。这种纺轮在天山南北青铜时代及其后的各墓地遗址中多有发现,既有石制的,也有陶制的,还有木制的。早期纺轮的形状大部分是扁平圆形,断面呈长方形,其直径为3厘米左右,比起中原地区各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都要小,而且轻,只有内蒙古自治区有些地方曾出土

过与此相似的纺轮。这应该与新疆地区以纺毛为主有关。毛纤维,特别是羊毛纤维比较短,加捻时容易断,不像麻纤维那样牢固、长、结实。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懂得并创造了适合于当地加捻羊毛纤维用的小而轻的纺捻工具。



图 1-10 汉晋时期木纺杆石纺轮

织物的织造离不开织机,而在考古中很难发现织机或织机的部